



书法杂谈

● 李 动

辛丑年春,与几位文友赴古城绍兴兰亭一游,走马观花地参观了曲水流觞、王羲之亭,以及康熙、乾隆碑等处,最后来到了汉字纪念馆,匆匆浏览了一下中国书法历史,由此想起了中学时代,练习书法的经历。

中学第一位班主任叫许振华,其一手板书非常漂亮,工整浑厚,遒劲有力。许老师对学生写字要求甚高,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字如其人。你们以后走上社会,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的字,字写得好坏,对你的人生很重要。”

许老师要求同学们每周交一次大楷簿,并将大楷字写得好的本子贴到了教室门口边的墙上,以资鼓励。为了上榜,我开始认真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字帖,竟然得到许老师画得不少红

圈,还上榜展览。见之信心大增,遂经常研习,进步甚快,自我感觉良好起来。

因有书法情结,东鳞西爪地读了一些关于书法方面的文章,初懂一点书法基本常识,知晓了书法主要分为隶楷行草四大类。此次参观汉字纪念馆,系统地看了中国书法介绍,将散乱的印象梳理了一下,便有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解。

书法的经脉大致如下:楷书从隶书演变而来,萌发于汉魏,发展于晋,鼎盛于唐。唐楷的产生,在书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千余年稳定不变,足见其书法结构的规范性、完整性和实用性。故此,学楷书大多从唐楷入手。

在公安书刊社任总编时,曾分管过市局书法协会,听张晓明、钱茂生、刘小晴等书法大家讲课与交流,知晓了颜真卿、柳公权之外,还有欧阳询、怀素、张旭等书法大家,但搞不清其高下先后,这次细看展览,厘清了头绪。

初唐有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蔡稷四大家,欧阳询最为突出,其代表作系《九成宫醴泉铭》,其字端庄挺拔、严谨刻厉;中唐最杰出的当属颜真卿,其《多宝塔碑》最有名,其字雄健浑博,筋力丰满。苏东坡曾赞:“诗至于杜子美,书至于颜鲁公。”晚唐要数柳公权最佳,他的《玄

秘塔碑》棱角分明、骨力劲健。故宋代范仲淹点赞:“曼卿之笔。颜筋柳骨。”

唐朝书法承前启后,发展至鼎盛高峰。前有东晋书法前辈打下的基础,后有宋代四大家,即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还有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文徵明等书法大家。东晋代表人物非王羲之莫属,其字道美健秀,雍容和穆,骨丰肉润,古朴高迈,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兰亭集序》。

纪念馆的展品中存有冯承素、褚遂良的临摹本,感觉难分仲伯。五个流传临摹本中,数冯承素的摹本最为有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他的摹本。

窃以为书法是中国最经典的文化瑰宝,唐诗是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直想买一本书写唐诗的楷书字帖,这样既可练字,又能品诗,但未能如愿。

退休后曾几次下决心练习唐楷,但因杂事缠身,半途而废。这次买了《兰亭集序》,下决心照着葫芦临摹经典,但颇感难学,也许是楷书基础没有打好,便决定先练楷书。

我的书法基本功虽欠佳,但我不愿投机取巧,糟蹋书法。为重圆书法梦,决定老老实实临摹古帖。每天一张,愉悦心情,修身养性,但愿能坚持下去。

跟 AI 说说话

● 童孟侯

在几个中国文字里,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个:癌,三个血盆大口可以吃掉一座山哪!请允许我把这个我不喜欢的字打成 AI。

我的朋友大鹏是个 AI 症患者,可是快快乐乐地活了十多年,还健在。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有什么诀窍?大鹏说:对于 AI,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跟 AI 要做思想工作?还要“过细”?哈哈哈哈哈!大鹏很严肃地说:我隔上几天就要跟我体内的 AI 细胞说说话,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办,你 AI 症发作,并且大面积转移,那我就没命了!这样对你对我其实都没有好处,你说对不对?往火葬场一送,几千度的焚尸炉里一烧,大家都没了。我要是活着呢,我尽量多吃点好的,让你也有个口福,大家和谐相处,你看怎么样?

我疑惑不解:难道和 AI……大鹏很认真地补充:你不要以为 AI 细胞听不懂,不,它绝对能听懂,它是有生命的呀,就像植物一样是活的东西。从此,AI 就和我和平共处,所以我活到今天什么事都没有。

我愣住了,不知道大鹏是跟我玩黑色幽默呢?还是讲科学新发现?但他的话从道理上讲是讲得通的。有一张负责的报纸说:30%的 AI 症患者是当年发现 AI 症第二年就去世的。另外有一段比较随意的微信说:其实每个人的体内都有 AI 细胞,就看发作不发作。60%的被查出有 AI 症以后,不是被 AI 吞噬掉的,而是被自己吓死的……

吓死的?那么不被 AI 吓死行不行呢?应该是行的。但是说起来容易,“不要紧张,要放松心情,一定不要把自己当回事”之类的话谁都会说,一旦轮到自己得了那病,也会吓得半死!

我认得一位没有被吓死的汉子叫袁正平,如今是上海癌症俱乐部的会长。我们是 20 多年的老朋友,我曾经向他组过稿,他喜欢写写弄弄。

1989 年,小袁刚刚结婚只有一个星期,就被查出恶性淋巴瘤晚期,医生说:袁先生,你存活 2 年的可能性只有 20%!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换算,是不是他只能存活 5 个月左右?可如今,已经 2021 年了,袁正平还活得好好的,整天笑咪咪,癌症俱乐部的工作忙着呢。

多年前他到我在的编辑部来谈一个稿子,我问他:我很好奇,你这个俱乐部怎么会让会员延年益寿呢?袁正平回答:我对每一个愁眉苦脸的新会员都把话说透,我们大家反正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不如高高兴兴聚在一起,玩一玩,说一说,唱一唱,横竖是一个死,还怕什么?都跌到底了。如果谁先走了,我们大家一起为你送行……被我这么一说,新 AI 症会员就笑了。

据说上海癌症俱乐部的会员们普遍比“预活期”要活得长久!

可不是吗?我们和讲道理的患者要讲道理,和不讲道理的 AI 也要讲道理。“同舟共济”和“抱团取暖”之类的话语是最有魅力的。汉语拼音 AI 两个字母不一定代表三只嘴巴吞吃一座山,也可以代表另一个字:爱!

桂萃苑

刊头书法 张 烨

再一次举手宣誓

● 顾海鹰

当年我的入党动机并不纯洁,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先说我的父亲。1938 年,13 岁的父亲就参加了新四军,他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卫生员的原型。当年他在阳澄湖上打击敌人,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病员。解放后,剧作家们把这段革命斗争史编成了《沙家浜》,搬上了舞台。

照理说,有父亲这个老革命,我的政治前途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家,那时阴影笼罩。

阴影来自母亲。母亲前后两次参加新四军。第一次是在她 16 岁时,由于部队精简整编,母亲又回到家乡上海市,被叛徒出卖后日本人抓她入狱,在洋行做事的她的大哥疏通关系把母亲保了出来。

每天都有丫头服伺,早起一定要吃巧克力的母亲接受了先进思想一心向往革命,第二次逃离舒适的家庭又参加了新四军。母亲不仅在部队学会了救护和包扎,在救护战友中英勇顽强,而且她能歌善舞,她的特长在新四军文工团得到充分的展示。

母亲有她的快乐,因为她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也有她的烦恼:母亲第二次参加新四军时,她把第一次参加新四军精简回沪被保之事老老实实地向党组织作了交待,结果每次政治运动,母亲都很难过关,特别在“文革”中。

为摆脱阴影,父母亲认为应该让我去当兵,用当兵、入党、提干来证明母亲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们家没有政治问题。

1970 年我当上了兵,进入军营的我目标明确,我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我要入党,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被羞辱的



■ 簇拥(摄影)

杨惠茹

模样,我要让母亲抬得起头来!

我在部队表现非常突出。野营训练,我自编快板词,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那样鼓动士气;组织新兵自导自演军民鱼水情节目慰问驻地民众;编写战地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脚踝骨折居然强忍着坚持挑水做好事;每月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我的突出表现引起部队领导的关注,老班长悄悄对我说:“政治处已经把你作为干部苗子。”我当兵 2 个月就加入了共青团。

1973 年,我被选送军区军医学校护训队,我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年我因病住院手术,但是未拉下功课且门门优秀,受到军校表扬。

同年年底,队里两名党员愿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申请人的身份参加党支部大会,我既激动又紧张,

忐忑不安地捧着《入党志愿书》。我觉得我应该对党忠诚,不仅要向党说明父亲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老军人,也应该说明母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更要说明“大舅在美国,小舅在台湾”的社会关系……

我的入党申请,党支部大会通过了,党委批准了,我终于入党啦!毕业后我直接到原部队政治处报到任宣传干事,从此开始了党务工作。

随着党内政治生活恢复正常,母亲得到平反,拨散了笼罩着我们家的阴霾。

虽然当年我的入党动机有些不纯,但是,入党后我努力工作,被评选过“优秀共产党员”,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所在的支部被评为“优秀党支部”……

党建百年,峥嵘岁月。我再一次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